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鏞

騰錄監生臣宋昂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明 馮琦馮瑗 撰

天類二

時令 三則

劉安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

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
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饗苴燧火東宮御
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
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
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麝毋卵毋聚衆置
城郭掩骼羶醜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
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

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
霜大電首稼不入正月官
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
鷹化為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爨箕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
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

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概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為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

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
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
服八風水饗箕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
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舟牧覆舟伍覆五反乃言
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是
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白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
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

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
始至境止田獵畢弋且罟羅罔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
禁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雉降于桑具撲曲筥
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
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
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牒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儺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

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
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
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音
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
蠋鳴丘蟪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
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饗柘燧火南宮御女赤
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

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珉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

樹桃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
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
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鷓始鳴反舌無聲天
子衣赤衣乘赤騶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鷄服八風水
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
鷄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鞀琴瑟管簫調竽篪飾
鐘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

蓋以染母燒灰母暴布門閤無閉闕市無索挺重囚益
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日長
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
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
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
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電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
令則五穀不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

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
其蟲羸其音宮律中林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雷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
蚺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
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其畜牛
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鼈令滂人入材
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
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

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綉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
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
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
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
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
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
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
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
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
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
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
於朝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奸塞邪
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農始升穀天
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
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
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
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
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
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甯雉中其位

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
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
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
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
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
稔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
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

氣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
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
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戶殺氣浸
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
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
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
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
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
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
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
水為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
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
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
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

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
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乃教於田獵以
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駟咸駕戴在授車以級皆正設于
屏外司徒搢扑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
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

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
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
民多孰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
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竝興九月官候其樹
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
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
為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

黍與粢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羴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閣大摵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表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壘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厚薄營丘壠

之小大高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劬功
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為上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
罪是月也大飲烝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
畢饗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
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
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
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

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
始圻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
玄旗食黍與羸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
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羸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
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眾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
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
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熅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
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
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
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
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蟪結廩角解水泉動則伐
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

築圉圉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
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
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
官都尉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鵲加巢雉唯雞呼
卯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覘服八
風水饗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鍬

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雉旁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黍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

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祆祥
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
標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
日出之次扶櫛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
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
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闔梁宣出財
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

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埋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裏覆露無不蒙懷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

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
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臯備盜賊禁
姦邪飾羣牧謹蓄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
流水雖谿谷守門閤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
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
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闕梁禁外徙斷罰刑殺

當罪閉關閣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奸
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威尊之親
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為
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
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羸孟秋
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
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

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

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

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
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坑優而不縱廣
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
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
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救教陽陽唯德是
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
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
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

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
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
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
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
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
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柳宗元時令二論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
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

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衆仲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工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

糞田疇美土疆土工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葺仲秋勸人
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
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
竇塞修困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
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
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
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
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

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
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
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
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
易闕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
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
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

是內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噎瘡寒疥癩之疾螟蝗五穀瓜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替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

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于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

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
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
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
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
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
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
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
奇衰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

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
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
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
于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
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牛希濟時論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
變三十年一大變至于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
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克是不然也何者天之于人也至

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于人也
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
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
其暵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
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
馳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于
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
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

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鑒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于人俾知者通其變而修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變達于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見禍而懼祲益為善時無必定之災彘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

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功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于版泉不周之役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于有德水旱之數豈過于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

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于聖德明矣至于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

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為
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
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
執必矣

厯六則

司馬遷厯書 昔自在古厯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
發蟄百草奮興種鳩先淖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
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

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
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
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
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
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禍不

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雖擾不可
放物禍菑洊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
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閔餘牟次孟
陬殄滅攝提無紀厯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興之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
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厯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

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

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

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然益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綃績
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
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
復清名復正變以至於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
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
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

班固律厯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

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厯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義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

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
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
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厯十二辰之數十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
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
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
推厯生律制器規園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

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繇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

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
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
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
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
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
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
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
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
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
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
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
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

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楹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

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楹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楹之於六合之內

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
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
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犧氏之所以順天
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轉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
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二故置一得三又二

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
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
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
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
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
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
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
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

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
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
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
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
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
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
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故孽萌於子紐牙於丑艸達於寅冒莠於卯振美
於辰已盛於巳罅布於午昧爰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
酉畢入於戌該闔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
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
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
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
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
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

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

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
獲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獲於
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
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
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廐焉其上
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麋

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躐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

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
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
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
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
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
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圍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

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
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
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
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
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
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
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
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

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
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
黃鍾之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
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
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
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圍器械令得其類
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

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
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五則揆物
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
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
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

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咏五常之言聽之則
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
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
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
度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
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
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
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

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

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

壺遂大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
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
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
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
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
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
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
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

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
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法斂
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
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
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
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
分至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
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
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
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
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
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
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
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

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分一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

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

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日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

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成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螽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

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
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
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
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
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
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

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鍾其實一論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

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目
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
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
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
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
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
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

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
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
之因以再扞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
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

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
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
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
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
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
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
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諄此聖王之
重閏也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
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
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
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
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
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
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

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
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
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
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三統之首周還
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
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

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
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
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
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
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
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
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
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

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

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
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
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
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
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
武帝元封作太初歷劉歆作三統歷始立積年日法以
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
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
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
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
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歷
元行授時歷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歷止因劉宋之歷
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
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

等創造儀像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徧參厯法酌取中數成新厯上之言自漢以後厯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厯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厯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天類三

祥瑞 八則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

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實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于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高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

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
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漢劉向辨物篇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
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
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
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乎其有文質也幽
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
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

晨興于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
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
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
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
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裹抱忠足
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
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儀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通
天社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

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昏伏故得鳳之像一
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
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于
是乃備黃寬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
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于是鳳乃遂
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雍雍喈喈此
之謂也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
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
得竒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羣
臣終軍對 臣聞詩誦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
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蔽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
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
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
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

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
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
而不專逮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
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
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
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
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
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
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頌熙使著
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
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
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
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

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鷓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

吏多知鵠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
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竒怪也
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
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
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
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
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
偽聲軼于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
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
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
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
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

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

鮑照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于人工言古者
先考績于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
垂勲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
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螭爰
定祥厯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背而美溢金石
頌聲為之而寢詩人于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榮

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
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
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
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卹之
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
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晷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
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
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折

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
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
五陵宮宇宏麗宗冠山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
轍華寃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
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
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
竭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
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

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
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儷頌于外坐
朝陪宴之臣懷揄揚于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
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
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
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
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

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也誅華羯黠束頽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侶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肆命潤色滕榮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美斯吉甫之徒鳴玉鑿于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

褒之屬馳金羈于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
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
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
綿邈鉅生大年瞻學淵閭鞏繡成景粉績頡軒徒翫井
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
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
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

三傑龍步八垌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決遐洞
冥覽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
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
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寃龍衣正位北辰垂拱
南面天下何思日用固倦復禮歸仁勸恒通變一物有
違戚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宗饗祀勤隆耕籍饘耐秋羊封堽春酪嬰耄兼梁鰥
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尊刑清樂宅風宣分衢

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
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龔周備吏礪平端
民羞幸覲桴鼓凝埃烽驛垂轡銷我長兵歸為農器閩
外水鄉郵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赧赧嶺丹渾渾
泉黑移琛雲勉轉隼印焚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
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
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萼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
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

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
溱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閱貺遐年澄波缺嶽
鏡流菴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眦驪淵朱
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墜
或亡潔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
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謨布簡繇
言盈室穢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

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
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繫石虎牙世匪周室
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
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唐德宗時澤川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
以進賢慶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竒獸怪草異木
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內莊宅有官
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屢獻

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狃鬪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文宗時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

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棕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
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棕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
賀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
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
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
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
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龍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
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

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災異 二十八則

湯之時大旱七年雉坼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諛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

己而天大雨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
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
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
則禍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
自亡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
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

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
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
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
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
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
者六國此逆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
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

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周靈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庠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

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
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
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宗伯鯀播
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
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
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䟽川道滯
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汨

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
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
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
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名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矜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
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鄩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賜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愆
淫之心閒之以亡其氏姓陪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
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
無庸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
于天地而順于時動蘇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
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
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也其興者必

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無
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
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
佐雖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
四牡騤騤旟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
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
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敬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下不儀地中不蘇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

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彛器子孫為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

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
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墜之及景王
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
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

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淳焉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
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縵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
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
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敝宮二
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
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鷄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工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鉅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

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
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
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
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
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
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

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
徒大龜使祝史徙主柁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
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
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
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

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

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生新也天
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
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
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
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
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

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于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

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
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羣臣皆素
服而弔至于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
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
內大夫藏于其家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
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
然歎曰善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麟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
滅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
之背鍤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漢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問匡衡政治得失衡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

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死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網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and 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

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
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
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
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
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
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
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
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
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
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
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歛多

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
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
者莫不忻忻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
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
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
士昭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
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京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
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離左右及為
太守憂懼乃拜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
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

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

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

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
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于身
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猶當
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
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
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
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
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翼奉因地震為后舅封事

臣聞之于師曰天地設位

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
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
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
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
危至秦乃不悅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

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官錢恩澤甚厚又舉
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齋詩聞五
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
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竒物震動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
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
動于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

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
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
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
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
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

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

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眵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消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

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
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
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
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
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

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
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
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
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慚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
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
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
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
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阨二

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
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鴟退飛多麋有蜚蜚鸚鵡來巢
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蝻
螟螽于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
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
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
進今賢否渾駁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
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想轉相是非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
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
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
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
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
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
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
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
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
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

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麀麀見暝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
季孟偕仕于魯季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
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
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
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

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
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
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于為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
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
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訾訾數設
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
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
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
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

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羣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
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
昧死上

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

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
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
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
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
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
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
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

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孛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

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
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
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
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
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
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
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

託未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消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姦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撮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谷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

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
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
宣聖德退無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
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
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
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于言責之辜有
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

之辭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
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
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
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
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
仁恕思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
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微時序百姓壽
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
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佞誅逐仁賢離逝骨肉羣
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
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川崩潰水泉
涌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
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
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
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
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
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
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

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
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瞻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
隕之應出于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
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
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
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
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

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于百姓困而賦斂重發于下怨

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
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
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窮無以共求愁悲怨恨
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
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
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
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

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闢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

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耕桑毋奪農
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
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
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少省愚臣之言感悟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
志毋貳舊愆勵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
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
羣小不肯為耳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于前不懼于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

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
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
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
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榜
箠瘠于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
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
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
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
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媠嫚溷殺無別
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
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
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

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
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
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
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又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塚墓
斷絕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
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于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
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一相救詩云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以鏡考已行有不合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于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悟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

志勵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克己復禮無貳微行出
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
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
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
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
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

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
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
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
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杜欽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
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外域侵中
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咸以類相應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

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
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
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
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
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
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
不留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
匱萬姓之欲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

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懇言不足采

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 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于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

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
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
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
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
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
爪牙官以備不虞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
角星弟于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經歷

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
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
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
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
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
虛造匈奴烏孫西羗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
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

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宣復

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
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小
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反素飡之
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免官遣
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
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蓍之

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
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
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
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
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
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
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
寵息夫躬不宜居國皆可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芻蕘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以大中不立其傳曰

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眊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

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
故然後勅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
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
澤加于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
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
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
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于應天塞異
消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杜鄴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為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曖晝昏

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

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
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
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
屯寵意并于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
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
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

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
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
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
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
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
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
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

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叅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
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
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
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爰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
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
有云為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
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蝸蠅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
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
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

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
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絃為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
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
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
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

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
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邛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
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

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
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
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
輿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
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
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
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嫠女天地所紀經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夫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畝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

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
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
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
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
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
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
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傅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才君子予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